

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棉纱大王』

重视改进企业管理，发明『七七纺棉机』

组织创办昆剧传习所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穆藕初自述

穆藕初 著 / 文明国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学院图书馆
藏书专用章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穆藕初自述

穆藕初 著／文明国 编

MU·OUCHU ZISHU

ART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藕初自述/穆藕初著;文明国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8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ISBN 978-7-5396-4509-4

Ⅰ. ①穆… Ⅱ. ①穆… ②文… Ⅲ. ①穆藕初(1876~1943)-自传 Ⅳ.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6417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宋潇婧　王婧婧
特约编辑:韩美玲　　装帧设计:汪要军　闻　艺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1.5　字数:360 千字
版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编　五十自述

简史…… 3
思萱永感…… 4
五十自述…… 5
辛酉秋暮病后启事…… 107

第二编　日　记

豫西灾况勘查日记…… 111

第三编　人物与交游

追悼王君志公演说辞…… 135

追悼奚君萼铭演说辞…… 139

第四编　序与跋

商品陈列所序…… 145
《农业问题》序…… 147
《地理辩正谈氏新解》序…… 149
《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序…… 151

第五编　实业建设

改良国际税法之平议…… 157
对于浦东实业之主张…… 160
今后东方纺织业竞争之大势…… 165
报告美棉迁地之效验…… 168
交通与商业之关系…… 171
改良进口税则之诘问及期望…… 176
永久抵制劣货之方法…… 179
对于华商创办交易所在棉业联合会演讲辞…… 184
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 188
对于中国实业破产之感言…… 192
中国实业失败之原因及补救方法…… 195
论交易所之利弊…… 200
中国实业进行滞缓之原因…… 204

振兴实业之程序…… 208
解决民生困状之研究…… 212
在总商会演说太平洋商务会议之感想…… 214
在上海商科大学之演说辞…… 217
今日农工商业致病之症结…… 220
科学教育与国货前途…… 223
世界与中国棉业之近况…… 226
今后农业之管见…… 240
全国工商会议之回顾及其希望…… 245
我国棉纺织业之前途…… 250
我国棉纺织业今后之出路…… 253
我国纺织业之两大责任…… 256
救灾管见…… 259

第六编　国家与青年

论国民不当纯抱悲观…… 269
箴国民…… 273
箴青年…… 276
今日青年之任务…… 280
派遣女学生出洋游学意见…… 287
我所希望于职业青年的几点…… 291
实业与教育之关系…… 295
实业界对于学生之希望…… 304
惜人才…… 308

附　录

穆藕初年表…… 313

穆藕初自述



第一编

五十自述

简　史

丙子前五月二十七丑时生

十四岁（己丑）习棉业

二十二岁（丁酉）始习英文

二十五岁（庚子）考入江海关

三十一岁（丙午）任龙门师范监学兼英文教员

三十二岁（丁未）任苏省铁路警务长

三十四岁（己酉）赴美求学

三十八岁（癸丑）得农科学士学位

三十九岁（甲寅）得农学硕士学位

组织甲纱厂及译印学理的管理法

四十一岁（丙辰）组织乙纱厂及译印中国花纱布业指南

四十四岁（己未）组织丙纱厂

四十五岁（庚申）徐大总统任命为名誉实业顾问

组织某交易所

四十六岁（辛酉）组织某银行

四十七岁（壬戌）黎大总统任命为太平洋商务会议首席代表

思萱永感

吾母生我，育我，饮食我，教诲我，迄今已阅五十寒暑。追念此数十年中，诱掖督责，靡所弗至，俾余得罄所知，稍稍贡献社会，服务实业，微母氏劬劳，曷克致斯。方期天锡遐龄，获亲睹余所未竟之志，不图于乙丑秋季，余正检理旧稿作自述之预备，而吾母竟弃我而长逝。呜呼痛哉！罔极之恩，抚躬未报，终天之憾，触景弥增。自今以往，唯有一瓣心香，虔奉我慈亲，永矢弗谖而已。兹当自述付梓之初，敬附数言，用志哀慕。

五十自述

一生事业，几等浮云；半世精神，悉成幻影。余之学识才能甚平常，第觉事事不如人，又何事实之足记耶？虽然，余自成童至今，垂三十余年。此三十余年中，思想变迁，政体改革。向之商业交际，以信用作保证者，今则由信用而逐渐变迁，侧重在契约矣。盖交际广、范围大，非契约不足以保障之。曩时无所谓实业，供给人生日用所需，仅小范围之店铺而已。西风东扇，机械日新，工厂用人动以千计，制造品之精美投时，自不待言；而其成就之迅速，出数之繁多，运输之求灵捷，推销之求畅利，无一不需新知识以主持之。时会之逼人如此，政治之紊乱如彼，良以政尚专制，越数千年，一朝变为共和，新道德基础未立，旧道德藩篱早破。一般枭獍之众，如脱牢之囚犯，如出柙之虎兕，无羁勒，无约束，狂奔怒突，一任个性之发泄，莫可响迩。强暴者，狡黠者，脱颖而出；善良者，柔懦者，痛哭呼号而莫之知，

惨遭杀害而莫之救。于是人与人之冲突起，政治因之而日非，人心因之而日坏，不但实业无望振兴，即吾人之人世处事，其困难亦倍蓰什伯于曩昔。退而就近者、小者言之，如自处之方、用人之术，皆不胜遍地荆棘之慨。回想五十年个人经历，万一可为后人考镜之资。爰不揣谫陋，笔之于书，公之于世。所愿读者知所鉴戒，而不复蹈余覆辙，此即余自述之微意也。

本族之迁居于上海，不知始自何年，幼时闻吾父琢庵公蓄志修家谱，曾赴洞庭东山探询氏族，迄无闻见，怅然而返。阙疑从略，国史昉自陶唐；数典能详，家乘本之先祖。至于末世多灾，因避乱播迁，而失传家之宝；孤宗易奋，爰争存自助，而植开族之基。阅此编者，均可于言外见之。

祖子芗公操棉业，伯叔成家者五，吾父行二，与诸伯叔均从事于棉业，而吾父更扩大之，开设穆公正花行，垂四十年。名闻久著，克绍箕裘，垂范后起，深愿后人谨志无忘焉。

父初娶蒋氏，生子二女一；复续娶倪氏，仅一女，适云溪陈氏；又续娶朱氏，即生胞兄恕再及余。又妹一，幼殇。吾母出自南汇新场镇之旧家，性慈祥，能书算，善治家政。光绪初年，吾父事业正盛，赖吾母之襄赞，无内顾忧。光绪十年后，因大兄、二兄不甚得力，食用浩繁，入不敷出，族中剥削亦殊甚，家道遂中落，赖吾母之劝慰，父心稍安，然已不胜支持之苦矣。

余体质素弱，三岁时大病多月，几不救，幸得存活。然自幼至壮，精神颓唐，绝少活泼气象。胆小如鼷，闻雷声辄掩耳

欲泣，偶有谈及妖狐鬼怪等事，辄惊骇至不能成寐。事后亦自知虚惊之无谓，然临境终不能自主也。

余成童时犹怕见生客，宾朋宴会，常寂坐一隅，默不发言；偶与余语，辄面赧不能答，若不胜其腼腆者。余行五，故族人戏呼余为五小姐，余赧颜忍受，雅非所愿。顾在当时，欲拒绝此种谐谑名称，亦实无能力。

吾父垂暮之年，家境虽迥不如前，顾性好施舍，于穷而无告之鳏寡孤独，尤所怜惜，时时就力之所及以周济之。有父执袁姓者，操航业，寄居上海，素无戚族，不幸奄然物化，遗下一妻一子，孤苦无依，吾父接之来家，住西客堂左侧而赡养之。袁氏子名才麟，长于余约六七岁，人颇温雅。虽数数会面，而年龄稍殊，余亦面重，故不相交谈，而不知渠之研究写生也。一夕，吾父示余画稿数帧，问余曰："汝知何人所画？"余答不知。盖余是时年十三，尚在校读书，画稿从未涉猎，何由辨别其佳否。吾父慨然曰："嘻！竖子，汝年已长大，尚昏蒙若此！幼年不知自立，日后何以为人？"复自语曰："袁氏何福，有此佳子弟，其令人羡煞。"余闻父言，面赤耳热，汗流浃背，咋舌者逾时。退后羞愤至泣，因发愤图自立，冀餍老父深切之期望。然是时百思而不能得一自立之道，以慰我垂暮之严父。

夫父母之爱其子也，不但抚育之、饮食之而已，须训诲之、陶熔之，而之于自立。小之兴一家、树一业，大之效忠于国家，服务于社会。庶几父道无亏，而克家有子。为人子者亦应善体亲心，勤修苦读，蔚为大器，舒展长才，显亲扬名，创立基业。夫如是，则人才辈出，国以富强矣。处今日之中国，

而为今日中国之青年，其刻苦磨励，应什伯倍于欧美日本各国之青年。譬如一家，苟家道富饶，其子弟即不出类拔萃，尚可自给；而贫家子弟，非力役则无以为生，况百孔千疮如今日之吾国者乎？余性迟钝，当时不解吾父之期望。卒至青年失学，老大鲜成，迄今犹引为大撼。但愿青年之读是书者，毋蹈余之覆辙也可。

岁辛巳（清光绪七年），余六岁，入学受课，至十三岁出校。在此八年中，仅读《四书》、《诗经》、《礼记》、《古文观止》，诗习两韵，文仅起讲而已。出校后，报纸上之新闻尚未能了解，质地之愚鲁莫过于余矣。

岁己丑，余年十四。是秋由堂兄襄煌介绍入某花行习业，适本年秋雨连绵至四十余日，棉花收获仅一二成。价昂甚，而花中所含潮分竟达十成之二三，若将棉朵用力掷于壁，竟能粘着不下坠，其潮度之重可想而知矣。是时闻长者言，遭、咸间外人通商未久，于吾国商情不甚熟谙，西人性又率直，易受欺蒙。当时售与西商之花名曰夷花，其潮分亦特别加重，而交通不便，一往还间，动需半载，运棉到彼往往霉烂。时有某奸商掺水入棉尚不满意，另加砖块于包内以充重量。不料此项棉花运往外国，花中潮分被砖块吸收殆尽，故棉花并不霉烂，而花质亦独优，该外商因此而获利。翌年，该外商又来华，找寻掺加砖块之奸商，拟再与做交易。该奸商受良心之责备，未悉来者真意所在，误以为寻仇而至，早已杳如黄鹤矣。棉花掺水恶习，沿行至今已五六十年矣。此五六十年间，不但无革除希望，且有每况愈下之势。年来政争不息，祸乱相寻；教化不修，商业道德日见堕落。掺水之外更有杂入敲扁棉子，以便至

轧车上随花混过，借以增加重量；黄花僵块，都不剔除，苟有净花，亦且故意搀入，希图厚获。多秋雨之年此弊尤甚。身受其害者虽迭次请求当局严行禁止，终无效果。充类言之，不但棉花如此，如食盐中搀陈石灰，米麦中加小石屑，豆菽中和粗泥粒，几乎无业不有弊，无货不作伪。信用扫地，未易挽救。余甚希望今后有良政府出，大修政教，商人道德因以提高，庶使群商贸易齐上轨道。

岁壬辰，余年十七，时仍托迹在花业。唯操花业者每到冬令，忙碌殊甚，一至春夏毫无所事，虚掷光阴，在青年求进时代更属可惜。余屡思改业，苦无机会。此时老父年已逾六旬，精力日衰，加之儿女成行，食指浩繁。正如俗谚所云坐吃山空，支撑非易，大有床头金尽之慨，值钱衣物典质殆尽。不意于二月间，吾父以忧愁成疾，竟至不起，使余等报恩无地，抱恨终天。时胞兄恕再方应童子试，屡列前茅，不幸丁父忧，应试之事遂中止。五七开丧之前一夕，亲长毕集，处理家事。均谓愚兄弟二人尚未成立，势难奉养老母，颇有令大兄、二兄奉养老母之意思。大兄、二兄相顾默然。当时，余即起而言曰："父亲失就已多年，赖以支持偌大门户者，唯恃典质耳。今诸亲长目睹此如许之典券，则老母手中已无余蓄可知。恕哥与余，年虽幼稚，然自问无论如何，必能尽力治生，奉养母亲。愚意不必使大兄、二兄为难也。"恕哥亦深然其说。诸亲长闻而壮之，欣然称叹。丧事既毕，予兄弟朝夕谋所以自立之道。不数年家计因之而舒泰。盖恕哥与余兄弟二人合力同心，进款虽无几，然量入为出，渐进佳境。

岁甲午，余年十九，是年中日战役起。时报纸寥寥，传闻

又多失实，连篇累牍，无非铺张扬厉之辞。嗣后知我国大败，接受城下之盟，而心中之痛苦，大有难以言语形容者。是时年事尚稚，不知我国之所以弱，他国之所以强，求学心日益切。盖不学则无知识，无知识则不知彼我之短长，无从与他国竞争，求西学之决心于是时始。

岁丙申，是年余二十一。在花业虽历任要职，而旋作旋辍，苦无自立之机会。时上海广方言馆甫设立，西学渐见萌芽。恕哥自己致力于中学，又深劝予从事西学。是以服阕之日，遂为余兄弟二人志学之年，以为一中一西，或可分道扬镳效力于社会国家也。然彼时风气未开，与今日大异。忽忽一年，竟未觅得一可求西文之学校，无可如何，即先研究国文。迄今回溯往事，知当日之光阴并非虚掷，且以见遗憾中饶有无边之作用。是年春曾随同友人，赴无锡境内收买春茧。诱引青年之境界突如其来，为余志行上开第一次试验焉。按收茧事向例由华人向洋商包办，运款至产区各大镇，分设收茧各庄于无锡、江阴、武进等处。多者二、三十庄，少亦七、八庄。为时仅月余，而在事诸人所得酬劳比较为丰，以故人争觅就，大都无常业者充之，苟有奥援，得以一人管领数庄，则收入益丰，不免有悖入悖出之虞。余适遇一友，即为兼管数庄而约予收茧之人。迨茧事告终，回申之日，邀余作北里游，余以情面难却，姑从之。至清和坊某家，见粲者数人，年均二旬左右，酬应之工，见所未见。余虽非富家子，而衣服清洁，面貌楚楚，顾羞涩如女子，益觉动人怜爱。各友均作叶子戏，余独旁坐无聊，后在隔室观书画，忽有一姝蹑踪而至，固闭其门，牵余并坐，询余姓氏家世年龄，曲意殷勤，极狐媚之能事，又诱劝余